



10713

東坡集卷之九

策

策畧一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與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

東坡集卷九

策

一

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用於臣嘗以爲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言者爲之土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

二十五篇曰畧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畧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

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
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
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
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
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
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
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
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
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

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天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
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
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 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

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
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
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
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
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
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

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日月之蹙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

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彊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

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紛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簣之資亦足以富

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旣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范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疆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

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

東坡集卷九

策

六

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疆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名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人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

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

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職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惟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

東坡集卷九

策

八

人及其用人之大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

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

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歷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

且發憤條天下之利害日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於逐去會
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
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
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
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
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人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
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
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
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
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
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
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
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

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趁趨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

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

東坡集卷九

策

十一

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 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聞而可入有聞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聞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

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

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
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愚惟不取於狂者狷者皆取於鄉原是
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
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
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被庸人之論開功名之
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各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

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

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

東坡集卷九

策

五

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佞倖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寸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擻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

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
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
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慮及其
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奇禮而務至誠黜虛名
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
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
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
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
人人之深者此英王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

東坡集卷九

策

去

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勗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
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
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
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
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
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
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
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

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

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
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
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
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東坡集卷九

策

七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

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究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賂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管鑿此亦天下之至辱也

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滅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漣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

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責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誅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

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為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

召見成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
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
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
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
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
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
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
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
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
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
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
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
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
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
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
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

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

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此書引文有誤其誤不可不以爲疑也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乎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奇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

東坡集卷九

策

五

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畱滯以待謁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且而用之至

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

與者雖有所垂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嚮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寘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拆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

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是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王季而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是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可爲長遠之曰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予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

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人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不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

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
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
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
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
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
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
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
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
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

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
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
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
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
歲不得休息朝廷旣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
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
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
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
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

其成効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
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
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其五曰~~每~~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

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旣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

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部之屬職司者察

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賈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旣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旣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憤毒以殘害吾民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旣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旣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

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

東坡集卷九

策

語

早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言其名也昔武王旣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使使天

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日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十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擘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

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
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
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
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
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
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東坡集卷九

策

策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調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疢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併力商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

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徵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占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

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

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
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
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于迂濶而行之朞月
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于乎久而不忘也天下
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東坡集卷九

策

五



此其言甚切夫小宗之法其於之親而乎人而不遠也其
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于迂濶而行之朞月
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于乎久而不忘也天下
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其三日均戶口大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

東坡集卷九

策別

甲

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蹠踵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强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

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未忽故而重新則民

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
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自工技藝勞手淨食之民然後可以懷
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
游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二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
於漸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罰薄稅斂省力後以懷
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
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
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
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

東坡集卷九

策別

三

無政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
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
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
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
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
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云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
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
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之時寡其樂
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

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
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東坡集卷九

策別

四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
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
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
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
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
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
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天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
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

東坡集卷九

策

聖

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姦常起於買
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
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
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
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
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
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
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
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

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歛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利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願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

東坡集卷九 策

器

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爲之禁而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貿易之際爲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虛

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

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東坡集卷九

策

三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

東坡集卷九

策

吳

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亡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

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徂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旣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日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

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
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
惟我而已如使貧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圖已破其姦謀而
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東坡集卷九

策

哭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以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

東坡集卷九

策

五

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耨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

石重罪役之替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
令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
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
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
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
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
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
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
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

東坡集卷九

策

五

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救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
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
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
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
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
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
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
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
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厚貨財者其別有二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

東坡集卷九

策

至

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計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

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幸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

東坡集卷九

策

五

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

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

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
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平肱耳日與縣官
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
佛之官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
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
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
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
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
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
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
長廐長立而馬益羸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
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
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